

奋斗·青春

绿色的勇士车慢慢启动,在山路颠簸着,一路开进群山深处,与世隔绝的荒凉感越来越浓。

这条蜿蜒的山路仿佛与天际相接,没有尽头。突然,海市蜃楼一般,一座山出现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这是一块在地图上未标识的区域,这是一个网络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当地人叫它百箩园山。

站在山腰上环顾四周,山下有几户农家,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向远方延伸,山顶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一面红旗在云雾间若隐若现,铿锵的口号声随风远远飘来,这一切召唤着我走向它的冲劲。

—

“天是蓝的,山是绿的,草是香的,在山上眺望山下的执勤点,云雾缭绕,宛如仙境。”在当初追求妻子邹娟的信中,王红强这样写道。邹娟怀着好奇之心前来一探究竟,爬上海拔上千米的百箩园山顶,她惊叹道:这里好像世外桃源。

班长王红强站在下坑执勤点上眺望远方,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15年兵龄的他是山里最老的兵,最知道大山的故事。

我跟在他的身后,循着林荫中蜿蜒狭窄的路上山,沿途不时有浮石“哗啦啦”滚落山崖,让人心惊胆寒。当行至能够看到下坑点营房的地方,一条长百米有余的石梯,仿若天梯一般镶嵌在半空中,挡住了去路。

王红强介绍说,下坑点到哨位距离很远,为了节省上哨时间,官兵们自己动手挑来石头打造了一条路,一个来回节省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山里时常下雨,石头上会长长青苔,上哨时稍不留神,就可能从十几米高的石阶上摔倒、磕伤。2014年,支队和共建单位协商,请了建筑公司重新打造石梯,并为其装上了护栏。

我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偶然间发现这里手机没有信号。一旁的排长孙睿晔见我直晃手机,打趣地说道:“别晃了,这里没有信号。”

孙睿晔是华东政法大学的国防生。2012年毕业后被分到执勤点任排长,进山时,眼瞅着手机信号渐渐从满格变成了“无服务”。进山以后才知道,山里不但没有手机信号,报纸也要延迟3天才到,常年难见生人。那时,他在上海有个相恋多年的女友,后来也因联络

不便而最终分手。

他和战友们每月在信纸上写下对家人的思念,然后等待着山外的回信;训练执勤的闲暇,大家会学习一门乐器,打打篮球,看看书;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会一起去喊山,朝着群山大声喊出心中想说的话……空闲的时候,他经常拿着相机跑到山那头拍照,拍累了就放眼眺望山的那边。在山的那边,有他的故乡。故乡绿野江南,总是莺飞草长,烟雨苍茫。

说起信号,中队长邱军强说有个叫“望乡台”的地方,偶尔会飘来一丝信号。望乡台是个“Y”形岔口,上坑向左,下坑往右,正前方是双峰壁立形成的山岬。山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能接收到微弱的手机信号,官兵们因此称它为“望乡台”。

中队长邱军强结婚后被调到这里当队长。他爱人临产前,中队正准备迎检,他无法休假,山里又没信号,邱军强心急如焚。

“队长,望乡台偶尔会飘来一丝信号,你去试试。”一名士官告诉他。

当他和这名士官到达望乡台的时候,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信号。士官在一旁告知,队长,你把手机绑在那棵树上,静静等候几分钟试试。

用什么绑呢?士官灵机一动,从路边拔来几根草递给队长。两个人相视一笑。

大约十分钟后,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拨通视频,还没看清那张深深牵挂的脸,信号又中断了。接连又尝试了几次,依然如此。最后,邱军强只能用微弱的信号给妻子发去消息。

到了第二天,在望乡台上伫立良久的邱军强终于等来了妻子的回信:“放心吧,母子都平安。”那一刻,只有群山回应着他喜悦的呼唤。

中队有个传统,每逢新兵下队,都会组织种上“希望树”。一茬茬官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营区外,一片树林愈加葱葱茏茏。

那天,上等兵马千里下了哨,来到一株小树苗旁,小心翼翼地擦去树叶上的灰尘。看到树苗长势良好,他高兴地哼起了歌。

去年种下这棵树后,他有一有时间,便来看小树,给它浇水,对它说话。小树仿佛听懂了他的心声一样,渐渐抽出嫩芽。

想家,盼团圆,是大山里的每一个兵都会有的朴素情感。刚到这里一年

多的上等兵想家了,班长朱凌便做了一碗热干面给这个家在武汉的小伙子送过去,他吃得热泪盈眶。

二

雨后的天空碧蓝如洗,几乎一眼就望到了天边。云彩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游移着、飘浮着,层峦叠嶂,鳞次栉比,宛若“天上的街市”。

人夏以来,山里易下暴雨,官兵们的脑海里总绷紧着一根弦。一天,正在班里开班务会的王红强忽然听到一声巨响,那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巨石滚落砸向地面的声音。他心里一咯噔,脱口而出:“完了,明天又得派人去背给养了。”果不其然,第二天山下的队部打来电话,去县里买菜的车上不去,速派人到塌方处背物资。

山上交通不便,给养全靠队部每周一次从山下送上来。山上的浮土,受不住雨水经年累月冲刷,到处是光秃秃的裸石,因此吃菜是个大难题。为了让大家吃上新鲜蔬菜,司务长张平根率先尝试在乱石缝里撒下了一把南瓜种子。

令人惊讶的是,在恶劣环境下,种子竟然萌发出了嫩绿的南瓜芽儿,这给官兵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时值深秋,焦黄的阳光照射下来,那葱绿的藤条枝蔓底下,一个个金疙瘩似的南瓜黄灿灿,一个个灯笼似的辣椒红艳艳……

战士们用南瓜做南瓜粥、南瓜饼,还煮南瓜汤。大家都说:“这里长出的南瓜特别甜。”

一次,由于山路垮塌,山下给养无法送达,官兵们被困在山上足有个把月,全靠着一缸腌菜和南瓜硬挺过来。经历过那次“吃腌菜和南瓜”的教训后,他们狠下决心,靠着肩挑背扛从山下取土,愣是在周边山崖石缝里“造”出了几畦菜地,美其名曰“战士菜园”。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落叶给公路铺上一层金黄的底色时,也到了老兵们别离的时候。我看到盘旋的山路上,老兵们有的用瓶子装一些土带回家;有的拾取一些刚掉落的树叶,让战友签名;还有些老兵在自己扛圆木的地方,站哨的哨位、亲手种的树面前用相机定格青春。

三

一个周五,经过一周忙碌的训练执勤,终于迎来两天的缓冲。洗漱时间一

到,排长孟照进到各班转转。

他惊奇地发现,战士们都在泡脚,便随口调侃了一句:“还挺懂养生啊。”战士们不语。

当他看到战士们脱下袜子的那一刻,心仿佛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原来战士们脚底板都长了一层厚厚的老茧。

一名班长笑呵呵地说:“他们呀,是想把老皮剪掉,走路更加轻快,不难受。”接着他苦笑着补充道,“排长,你也要剪。”

孟排长不以为然,回到房间后,他悄悄脱下了袜子,发现刚到哨所不久的自己脚上竟也长出了一层老茧,顿时心绪起伏。

上周,孟排长给队部执勤点的中队长打电话汇报工作:“营区停水了……”话还没说完,便被中队长怼了回去。“你一去,就停水,我又不是水电工……”

孟排长相信中队长知道为什么营区会停水——下坑执勤点的用水是战士们在半山腰筑了坝,挖了蓄水池,安装了管道连通到营地里。因为长时间的不下雨,水流的冲刷力小了,导致管道中间淤塞。

两人沉默着,孟排长知道中队长是刀子嘴豆腐心。一会儿,中队长开了口:“带人拿着工具去半山腰疏通河道,老一点的兵知道在什么位置,修不好再汇报,我先联系车拉水上山解决暂时困难。”

孟排长这才缓舒了一口气。

晚上,吃罢晚饭,他跟随战士一起步行到距离营区五公里的哨位查哨。此时,孟排长想到老兵说的一句话:“茧,几乎所有来到大山里的人都有,脱了又长,长了又脱,就像是山路给每一名官兵留下的烙印。”他瞬间觉得自己身上有了兵的味道,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脸上不知不觉露出了笑容。

去年我在外学习,心中一直装着大山。我会隔三岔五地给山里打电话,忠实的伙伴“大黄”如何了?冰箱里又突然钻出蛇了吗……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山里的草木又一次黄了又绿。今年8月,我学习结束回到单位。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徒步从山下走到山上。

“山青青,水淅淅,我们把忠诚镌刻在云端……”远远的,便听到战友们在唱这首自编的歌谣。我一边走一边凝望着远山近树、云端哨所。一年不见,那山那树格外亲切、更显精神,我想一定是战友们的青春奋斗在为大山增加着海拔、增添着壮美!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戈壁茫茫,黄沙漫漫。翻过莽莽苍苍的昆仑山,走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无垠的草原。往西走,再往西走……

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连绵……金银滩、楼兰、玉门关、罗布泊,充满诗情画意的古战场,曾因苍茫雄浑、浩瀚千里,而使众多人心醉神往,又使多少人望而生畏。

看看那座每天最早在晨光熹微中闪亮的纪念碑,它会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它向全世界宣告: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为打破核垄断、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这些清楚记载历史的文字写于1992年9月1日。到今天,被称为中国“原子城”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化为犁,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步履中,焕发出愈加深邃恒久的耀眼光芒。

金银滩,一个高山环绕的天然牧场。1958年秋,这里被划定为原子弹研制基地,对外称“国营二二一厂”青海矿区。这片曾有着美丽传说的草原,瞬间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国铸造核盾牌的第一批开拓者,开启了他们艰苦卓绝、感动天地的战斗生涯……至今草原上还流传着“三顶帐篷”起家创业的传奇故事。

天有不测风云。当二二一厂各项建设初见成效时,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像一双巨手突然遏住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原子弹还要不要搞?严峻的形势引发了分歧。

性格豪爽的陈毅元帅对原子弹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分量有着切身体会,他愤然说道:“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陈老总的这些名言,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鼓舞着他们去攻克岑岭。

在二二一厂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社会里,一时间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怀着“奉献于危难之间”的责任感,隐姓埋名,无私奉献,把对祖国的大爱深深镌刻在茫茫草原上。

现在,在基地爆轰试验场修建的“民族的脊梁,国家的骄傲”浮雕墙上,镌刻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立下赫赫功勋的10位人物: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彭桓武、周光召、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于敏。

岁月如流,往事悠悠……今天,当时光褪尽了父辈的青春芳华,那段峥嵘岁月已积淀成一部厚重的红色家族史。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公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作出历史性贡献。

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地名——西海镇。往日令人敬仰的“绝密禁区”揭开神秘面纱,整体转型移交给了青海省海北州,茫茫草原又恢复了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景色。

轻轻流过金银滩草原的麻皮寺河和哈利津河作证,蓝天白云依旧,楼宇房屋依旧,只是转换用场,换了主人。草原依然芳草萋萋,花开遍地,湛蓝的天空飘着洁白的云朵。厂区公路边大片盛开的油菜花金黄炫目,空气中带着清甜的芳草气息,鸟儿的鸣唱婉转动听,马儿、羊群和牦牛悠闲地在草原上游荡。

当我们驱车进入“退役原子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峨雄壮的纪念碑。这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高约25米,

金银滩遐思

陈永华

碑体呈黑色,四棱台形。碑顶上悬着一颗银色的圆球,它象征着我国第一颗试验成功的原子弹。纪念碑的左右两侧分别镌刻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蘑菇云图形。石碑正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几个鎏金大字。

我漫步在当年戒备森严的厂区内,但见辽阔的草原上远远近近是星星点点的厂房和宿舍。“18”甲区是过去“原子城”的政治和生产指挥中心,当年的科研楼现在改作了州委机关的办公楼。

退役后的“原子城”,被青海省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快成为新的旅游热点。原始风光与高科技厂房、武器与和平、历史与现实在这里静静融合,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感叹不已。

金银滩见证的那段历史,不仅为强国强军打下了第一块坚硬的基石,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研制基地30多年不懈奋斗、历经风雨铸就的“草原人家风”,那穷且益坚、敢驱熊罴的英雄主义气概,国家至上、默默奉献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影响着后来人。

20多年前,我在青海工作时的一个隆冬时节,曾怀着敬仰之情走进“金银滩”,亲眼见证了“退役原子城”纪念碑奠基仪式,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最近,一个偶然机会,我再次走进这座新兴不久的“红色小城”,心灵又一次受到深深震撼。

站在一架冲沟纵横、褶皱斑驳的梁上,遥望远方的地平线,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勒紧裤腰带”研制成功“两弹”,中国在世界之林立足、发言、行事依靠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弹”的研制成功,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防卫能力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精神基因看,“草原人”用鲜血生命铸就的“热血铸剑、精忠报国”精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起着深远的影响,并将颂赞万世。

文学作品

激的泪水从心中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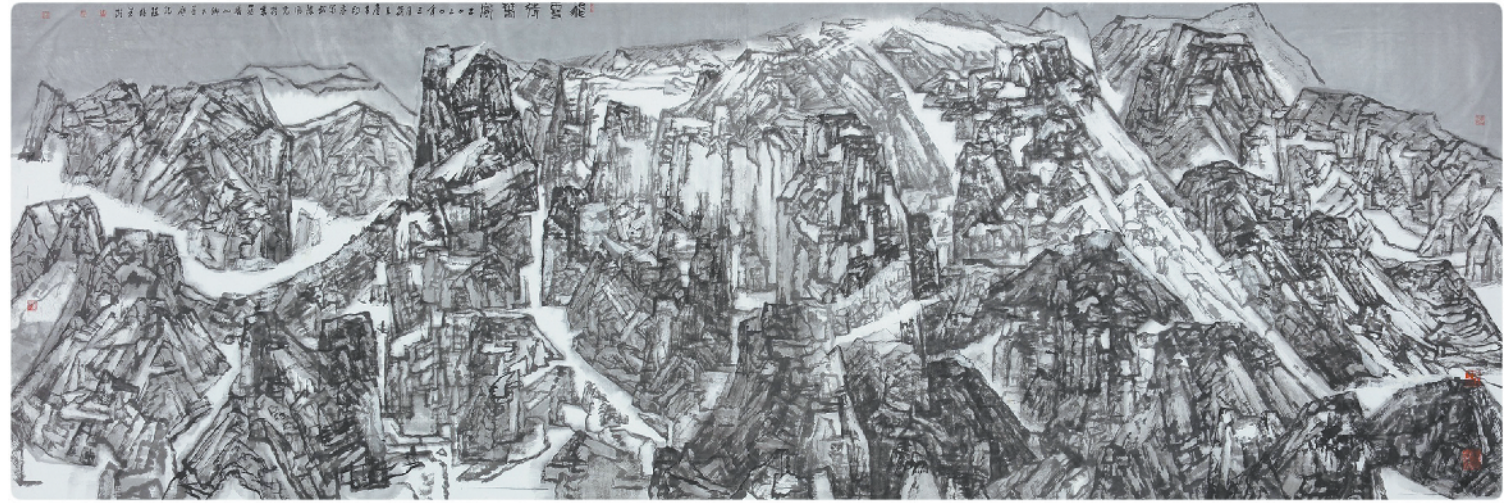
“人人心里有杆秤,量一量,比一比,就知道哪支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

身体痊愈后,聪明好学的姥爷很快便学会了简单的包扎,并帮着照顾伤员。1948年,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到野战医院为前线补充兵员,医院想留下姥爷并发展他为党员。听到“党员”两个字,姥爷心里热乎乎的,可他摸摸部长的大衣,还是坚定地说:“我要上前线!”

回到前线,姥爷被分到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卫生队手术队。重伤员不断被送到前线医院,手术连台,姥爷和医护人员们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抢救着战友们的生命。

姥爷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他拍拍我的手认真地说:“你在部队要好好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要认真干,多尽一分力。”

“来合张影吧。”家人招呼我们。照相时,姥爷把我送的奖牌认真地捧在手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喜欢这个礼物。”他露出一脸慈爱。我也轻声在心里说:“谢谢姥爷送我的礼物。”这是姥爷第一次认真地给我讲述他的从军经历,我明白姥爷的良苦用心,那是一个老军人对年轻军人的嘱咐,也是姥爷送给孙女的一份人生礼物。



飞雪待春风(中国画)

陈芳桂作

长征

第五〇一八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想念一轮明月

吴重生

在厦门,我想念一轮明月
白鹭从月亮的边缘飞来
站在洪济山云顶峰看大海
就像在泰山顶看群山
中欧班列
是厦门人放飞的一群白鹭
它们的征途纵贯欧亚大陆

在厦门,我想念一轮明月
在桂花盛开的江南腹地
月光皎洁,银杏树叶金黄
南音阁里的弦管从泉州流出
我在月光曲里听见杜鹃鸣叫
就像一朵花和一只鸟在空中相遇

在厦门,我想念一轮明月
想念鼓浪屿的枕流石
我看见百年修禊事、浪迹的诗
城在明月照耀的海上构建
海在明月照耀的城中出生
厦门,是人类用智慧构建的城

在厦门,我想念一轮明月
厦门人关心万里云涛
关心祖先邮寄的锦书
会从哪里进港、登陆
他们把海当作水稻田
耕波种浪,捕风捉云
三角梅、凤凰木
满树火红
那是厦门人在向未来传递火炬

厦门人的月亮是红色的
厦门人用闽南方言与世界对话
用蓝色烟波锻造的金砖
书写合作共赢的故事
厦门人用美的眼睛看世界
他们相信
美,是从这里发源的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这一天,姥爷起了个大早。他取出那件旧军装,翻出各类勋章,一番穿戴后仁立镜前,离退休革命军人的风采不减当年。

今天是姥爷的90大寿。早饭后,家族成员陆续涌进干休所这间陈设质朴的三居室。四世同堂,满堂红火,姥爷的笑容如孩童般灿烂。

我们一家回来得少,以前因为父亲是海军飞行员,经常出差、值班,后来分到基层部队的我也加入了“一家不圆万家圆”的队伍,所以一大家子欢聚一堂的日子弥足珍贵。

“姥爷,生日快乐!这是我给您准备的礼物。我的礼物很简单,是空军臂章造型的小奖牌,底座印有一行金字: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姥爷拉过我的手询问我在部队的近况,又提起国庆阅兵:“看到你们的飞机了。现在的人民空军今非昔比了!好好好!”提到部队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姥爷兴奋不已。

我有点惭愧:“姥爷,我只是场站的

礼物

王 珏

一名新闻报道员,没有经历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姥爷听了摇摇头,认真地说:“平凡中的坚守也很珍贵。”离休之前,他也是一名后勤保障人员,在医疗保障岗位上干就是30余年,一直默默坚守奉献。

我敬佩的目光落在姥爷胸前的奖章上。“姥爷是啥时候立的功呀?战时还是战后?”

一旁的二舅回应:“老爷子可是深藏功名几十年,要不是我陪他去参加建军节晚会,在背景视频中看到他立过功,估计他能藏一辈子。”

“有什么好说的?”姥爷摆摆手,一脸淡然。我理解他的心境,多少战友沙场埋忠骨,他还活着,足矣。

沉吟片刻,姥爷对我讲起了他的兵之初。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包围了清涧城,战斗过后,17岁的姥爷没有拿着三块大洋回家,而是选择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